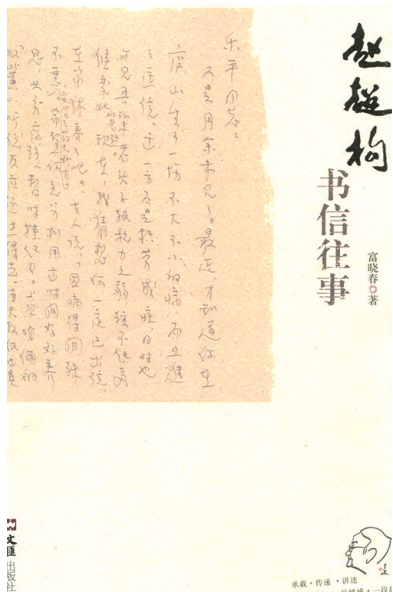




《赵超构书信往事》
富晓春 著
文汇出版社

赵超老是我打小崇拜的偶像，我很早就想写他了，可他的女儿刘芭姐不同意。她说，父亲“不喜欢有人写他”，这是他生前的意愿。赵超老反对所有人写他，他反对张林岚写他的传，反对堂弟赵贯东（晁鸣）研究他；欧阳文彬编《记者编辑一百人》时，他反对将他编入书，他俩还为此闹过别扭。赵超老在写给许可成的信中，就明确表示，“不要写我的事情。我生平最不喜欢吹嘘捧场”。

2003年的暮春三月，我陪同刘芭姐到浙南文成老家寻根，不想有人口出恶言，指责赵超老1958年到温州而未回文成，有悖乡情。刘芭姐第

一次听到有人当面指责她的父亲，心里很难受，当着我的面伤心落泪。她与我谈了很多，第一次同意我写赵超老，还叮嘱我以后一定要多写。她用文成方言说：“如果再不写，有些事以后就更说不清楚了。”

刘芭姐生前对我是有嘱托的。她将家里有关她父亲的遗存，包括她父亲的照片，还有摄影作品交付我。作为赵超老的同乡、亲戚、他的崇拜者，我有义务为他、为家乡做一点事。十几年来，我将主要的精力放在了赵超老身上，谈不上深入研究，只在搜集与保护赵超老文化遗存上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。

《赵超构书信往事》专门为赵超老诞辰110周年而写。在写《报人赵超构》的过程中，我手头积累了一些资料，这是派生出来的又一本书。全书收集了目前仅存的有关赵超老的大部分信件，我在每封信的后面都写有一篇文章。因此它既是一本人物散记，又是一本书信集。著名老报人、原新民晚报总编辑丁法章先生为我写了序《走近赵超构的另一扇窗》。文汇出版社在终审报告上写道：“本书稿可视为别样的赵超构传记。”我不敢说这本书有多好，但有关赵超老的书信手迹、图文的资料性，绝对是独一无二的。

赵超构办报理念，这是一个永远谈不够、说不尽的话题。我对赵超老的办报理念，没有深入研究，但

好大一棵树 ——我笔下的赵超老

富晓春

从他的书信中，还是可以找到一些说法的。他在给人民日报编辑蒋元明写信时，就说“给党报写稿，总觉得有点紧张，难以下笔”，他有句口头禅就叫做“不敢给大报写稿”，他为什么要这样说，这里就牵涉到一个如何面向大众、贴近读者的问题。他在给时任晚协常务副会长的顾行写的一封信中说，“社会新闻是晚报的潜在优势”，这真是一针见血，可以说是“点穴之言”。贵阳晚报到上海听取他与束纫秋老总办晚报的经验，他们只说两句话：一要听党的话；二要有个性。换言之，就是“用群众接受的方法说党的话”。赵超老还说：“如果没有第一条，领导不支持，报纸办不成；如果没有第二条，群众不愿看，报纸也办不成。”他老人家用最简单的话，就将我国的报业生态现状讲透了。

赵超老总是用最浅显的话语说出最深奥的道理，用最简单的方式活出做人的极致。他的办报理念如此，他的杂文如此，他的为人之道如此。我以为，不管是赵超老“不喜欢有人写他”，还是“不敢给大报写稿”，抑或是“用群众接受的方法说党的话”，这些都可以说是赵氏独特的理念。不管是什么理念，最终都归结到一点，那就是每天写在新民晚报报头下面的那句话：“飞入寻常百姓家”！说白了，赵超老就是一个有着副部级特殊身份的平头百姓，说百姓

的话，吃百姓的饭，穿百姓的衣，做百姓的事。他喜欢穿着短裤头，捏着小孙子的小手到弄堂口乘凉侃大山；喜欢腋下夹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公文包，挤电车到城隍庙泡茶馆摆龙门阵；喜欢在家抿几口老酒，偶尔也会发发脾气嘟囔几句骂人的话……

在我的新书《赵超构书信往事》中，我还发现了一个秘密——其实也不是秘密，全书出现赵超构的频率是1200多次，出现新民晚报或新民报的频率是314次，也就是说每出现四个赵超构就会带出一个新民晚报或新民报，还不包括新民人三个字。因此，我在想，赵超老与新民晚报是永远分割不开的，百年的赵超老，百年的新民晚报！他们就像一棵参天大树的两个树冠，枝繁叶茂，树壮果稠；他们用最独特的姿态，共同构筑起新中国晚报界一道最靓丽的风景线。过去是这样，现在是这样，将来还是这样。

古有“千古人豪刘伯温”，今有“新闻泰斗”赵超构。赵超老的家乡文成县，现在是“赵超构新闻奖永久评奖会址”“全国晚报培训基地”，那里有他的故居，有他的书房，有他的铜像和纪念馆。现在的赵超老行走于文成风光旖旎的乡间小道，行走于文成的山山水水，行走于文成的寻常百姓家。“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”，赵超老就在那里等你，等你领略一代报人少年成长之地淳朴的民风 and 唯美绝伦的山水风光！

花蕊宫词，宣华旧事

刘英团

安史之乱，唐由盛转衰，各地藩镇纷纷自立为国。南唐西蜀，稳定富庶而又好文尚士，这对“词”的发展起到了关键性、不可替代的促进性作用。《花蕊夫人宫词》就诞生于这样一个文学与艺术臻于至境的年代。花蕊夫人，有容貌，又能诗善赋，作宫词百首，完整地记录了蜀王宫宣华苑繁华生活的千姿百态，且“完全以旁观者角度描述”宣华苑里的生活原貌，为短暂的年代，留下了别致的鸿篇。残砖片瓦，亦是七宝，苔痕梦影，可筑楼台。在《宣华录：花蕊夫人宫词中的晚唐五代》中，知名文史作家苏泓月重新考证了《花蕊夫人宫词》各家版本，辅以近300幅来自于晚唐五代十国时期墓葬出土文物的图片，并以翔实的史籍文献、洗练的文字、诗意的笔法以及对人性的悲悯关怀，生动而凄美地呈现了几乎淡没于历史中的宣华旧事。

“一场愁梦酒醒时，斜阳却照深深院。”正如北宋著名文学家、政治家晏殊在诗《踏莎行·小径红稀》中所言，晚唐五代乱象如沸，“大河之北，易水之南，久困兵戈，聚成疮痍，男孤女寡，十室九空”“江淮之间，东西十里，扫地尽矣”。大厦将倾，往事只堪哀矣。“宣华院成，穷极奢巧，蜀主王衍，数于其中为长夜之饮”（宋·张唐英《蜀梹杌》），文人学士借“酒”（公子醉）“色”（思妇梦）表达他们对缱绻爱情的渴望和奢靡生活的沉迷。唯有

西蜀花蕊夫人以宫廷女性的视觉“为那个短暂时代留下了别致的卷帙浩繁之鸿篇”。故，《宣华录：花蕊夫人宫词中的晚唐五代》颇有些“以诗证史”“诗史互证”的意味，仔细研读，其中还隐约寄托了不少当下的情怀隐事。就像陈寅恪在《柳如是别传》稿本之《稿竟说偈》中所言，“忽庄忽谐，亦文亦史”“怒骂嬉笑，亦俚亦雅；非新非旧，童牛角马”“刻意伤春，贮泪盈把；痛哭古人，留赠来者。”

“斜阳废苑朱门闭，吊兴亡、遗恨泪痕里。淡淡宫梅，也依然、点酥剪水……似忆宣华旧事”（宋·陆游《月上海棠·斜阳废苑朱门闭》）。观花蕊夫人近百首宫词，皆是宫中生活的所见所闻，与之前诸家宫词不同，少宫怨愁情，多歌娱欢饮，爱谈琐碎趣见。苏泓月认为，“盖因宫词作者身份为一国皇太后，观量周围，人人皆可入画图”，故“这些宫词既可视作对前蜀王衍所造园林景观的一轴长卷”，又可视之为花蕊夫人的生活散记。在《宣华录：花蕊夫人宫词中的晚唐五代》中，苏泓月还以严谨的史学态度考证了诸“花蕊夫人”的身份史疑。“历史的尘沙太厚……通过《蜀梹杌》寥寥几句，姑且得知大概。”苏泓月认为，“法云寺里中元节，又是官家诞降辰”，正合《蜀梹杌》里前蜀后主王衍生辰之叙述。史诗结合，互相印证，“倘若不细查那些历史细节，不考证每一则轶闻之出处，花蕊夫人断

代问题恐怕一误再误。”

花蕊夫人，幼能文，长于宫词，善以宫廷女性的视角记叙宫中琐事，所见所闻描绘得惟妙惟肖。《花蕊夫人宫词》，囊词一百多篇。其中，《全唐诗》收录《宫词》一百五十多首。这意味着，花蕊夫人是一名高产的词作家，只是无从考证。在《宣华录：花蕊夫人宫词中的晚唐五代》中，苏泓月依宫词所涉内容，打乱《花蕊夫人宫词》原有刊刻顺序，“以宫词本身为原点，根据关键词，一首一篇展开叙述”，细分为“宫阙楼台”“绣陌交通”“良工巧物”“花果栽植”“宴饮行乐”“应时饮饌”“四时嘉节”“闲情逸趣”“骑马射猎”“歌台舞榭”“谪仙冠裳”“宫人日常”等十二卷，“凡宫词言及内容，与前蜀历史相观照，辅之唐、五代各墓葬出土实物，特别是前蜀高祖王建墓、后唐秦忠烈王李茂贞墓，北平国首领王处直墓、后晋朔方军节度使冯晖墓”，史诗般再现晚唐蜀王宫宣华苑中如迷楼般的绮丽与繁华，以及永久镌刻在历史长河里的往昔和故事。

“花蕊夫人的写作目的相当纯粹，人生不过百年，留给每个人的时光毕竟有限，彼时她已美人迟暮，想趁着天没黑，在姣好的光景里，多停留一会……遵从大自然的安排，赏初放的花，饮新醅的酒，食时鲜的鲈。”正如苏泓月所言，莫言长有千金面，终归变作一抔尘。“集世间各样情态、人态于一座园池，才是真正的宣华。”

宣华阆苑，众芳重现，细雨不暗，红楼月明。在《宣华录：花蕊夫人宫词中的晚唐五代》中，苏泓月以98篇词清句丽的诗文，融合考古训诂的精致文献，重新注解98首花蕊夫人宫词中的“繁艳胜景”。而我们，也在《花蕊夫人宫词》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里剥开晚唐五代的历史面纱。



《宣华录：花蕊夫人宫词中的晚唐五代》
苏泓月著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